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九

佚名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嶲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饑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猶綠目極傷神誰爲攜

此自言其喪亂西行舉目有山河之異而天

涯孤客孑然無所倚附之悲也言我避地成都又遭變亂由綿而梓此何地乎則金華山之北涪水之西也當此冬寒之時睇望此山非吾山也遥連越嶲而來蟠於三蜀睇覩此水非吾水也播散巴渝而直下於五溪以我一身處乎其間情何似乎彼水之涯有獨鶴焉猶展翼而自舞夫既無徒寡偶矣吾不知其何事而尚爲此舞也彼山之巓有飢烏焉

頻延頸而悲啼，蓋既無所得食矣。吾不知其欲向何人而空為此啼也。夫舞者無聊而獨舞，啼者不禁其飢啼，正與我之孑然無偶者同其寥落也。目之所極，情景若此，能不黯然神傷乎。射洪春酒，誰為我攜以飫襟懷也。獨鶴一聯，填寫盡情事，而有人只作寫景讀去，負卻妙文。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

跡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才

題是因遊山而得草堂遺跡詩是因遺跡而並賦遊山蓋結語乃是作詩本旨也陳公貢

才未得大用正與少陵相感發少陵固當悲陳公而陳公亦即當爲少陵悲故曰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才是兩人其互之辭也既欲作是詩必遡其所由始則緣遊山之故因從遊山說起言涪右多山而舟行至此則見衆山之中有崔嵬高大且佳氣葱蘢紫翠不凡者則金華其獨絕也於是山光與天光相抱而蔚藍之色下接瓊臺何其豔麗也不禁遊

興勃發。繫舟於絕壁之下。杖策以登臨。俯視層巔。縈廻萬狀。川谷之高下。悉爲開朗。斯山之生面。皆在吾目中矣。惟是時屆隆冬。遠眺雪嶺西傾之日。黯然無輝。但聽戴霜之鴻雁。聲有餘哀。此時山色愈增其淒惋。而羣峯之中。有韶秀曲折者。如玉女之跪而焚香縹緲生動者。如仙人之往來於霧靄。夫吾之乘興而來。本以窮此幽勝。詎知更有得於意外者。

則陳公之讀書堂恰在此山之後。今雖石柱攲仄。苔徑青蒼。而遺跡猶存。令人追憶雄才。傷其未得盡用。但聞悲風忽起激烈之音。加爲我而興感也。看他結搆之妙。遊山之句。雖多而實畧。遺跡之詩。雖少而意專。此可以知其賓主之分矣。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尙脩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

園烟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
匠不比肩公生楊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
人多秉黼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
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
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風雅一道自六朝而靡唐初諸賢如王楊盧
駱輩皆習於排偶纖麗不能追蹤漢魏惟至
拾遺公力挽頹風上宗前古直接楊馬此固

初唐一人。非羣賢之所能及。故少陵尊之曰。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言其出於羣公之上也。又曰公生楊馬後。名與日月懸。言其直接先漢之傳也。少陵爲有唐之一人。而於拾遺則其素所宗仰。故過故宅而致其流連慨慕之意。又爲之述其同遊之盛以揚詡之。至決其所以足垂千古者。則在遺編之足信。而非區區名位之高下所可軒輊於其間也。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疏窈窕入風磴長蘿紛捲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烟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日照空虛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汙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

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此少陵於顛沛之餘忽作逃虛出塵之想亦聊以寓一時之解脫也言野寺隱於喬木之中山僧高下散處於其內但見石門之中一種淸涼閑靜之色扶疏窈窕而日色皆爲之改觀就中得手者雖猛虎皆爲之馴伏皆其忘機之所致也夫如是則豈復入世烟塵之所得而犯哉俯視彼萬家之邑眞不啻脚底

泥矣。且此文公者。不獨與世相絕。並亦不復談道。往者十年之前。曾一開堂說法。而今則一併謝去。清淨寂滅。惟存性體圓明。聽彼信從之人。布金滿地。而彼皆不見不聞。如大珠之脫玷翳。如皎月之照太虛。滓穢全消。酬應屏絕。亦何妙明至於此極哉。以觀於甫隨波逐流。方南忽北。蕪蔓不治。久失芸耡。又且詩酒放情。簪紱被體。重重墮落。種種糾纏。不知

詩酒何益於身。簪裾何與於己。終與貴而王侯。賤而螻蟻。同歸於盡。而吾生心地之初。有所謂第一義者。反不知置之何所。此吾所願聞於師者。不識師能大捨金鎞之刀。刮去盲人之眼膜。以廻向於此乎。此其汲引無生本有至理。師雖善刀而藏。不以示人。而今倘肯一爲我吹噓乎。是所望也。夫少陵是一不能忘世人。雖流離顛沛之中。而忠君愛國之意。

猶然不釋本與文公自是兩途若果能作忘
世想則當天寶年間朝廷將亂之日早已同
孔巢父掉頭而去矣寧至今日耶故知此語
不過一時消遣非其眞也

過郭代公故宅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略代公通泉尉放意何
自若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
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淸廓俄頃辨尊

親指揮存顧託羣公見慚色王室無倒弱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咏寶劍篇神交付溟漠

郭代公爲通泉尉時落拓不拘小節嘗掠人財千萬以濟海內聲氣之士及登政府則諸臣所阿諛唯諾者公獨廷爭爲能定策立勳以平內亂此固少陵之所樂引爲同調者也

故於其故宅痛發此旨。起四句言豪俊未遇。脫落不拘而爲通泉尉時放意自若也。及登袞冕以下四句。即言其能力爭於諸臣唯諾之時。而不爲阿諛也。定策神龍以下四句。即言其從容決策。使宮中之變亂。翕然廓清。反側消。而睿宗明皇尊者無失其爲尊。親者無失其爲親。固可以膺顧託之重。臨大節不爲所奪也。羣公見慙色以下四句。即言其經綸

幹略非羣臣之所能及而社稷賴以乂安勳名圖於臺閣歷久而彌光也以是經其故宅履其池館壯公之臨事剛斷足以平大難決大疑而願步之頃使人感激而涕流代公之足動人傾慕者若此至若則天之召對嘉賞其寶劍詩篇不次擢用者是亦足深人知己之感溟漠之表令人神往無旣也少陵一生不遇知己而磊落光明不能見用於世徒以

小節爲人之所指摘者皆於此詩寓其悲痛矣

聞官軍收河南北

劍外忽聞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余田園在東京

看他八句一氣渾成中細按之卻有無限妙

義直是情至文生首言收薊北先挿劍外二字便是流離萬里之外異鄉人的註脚曰忽傳則是出於意外非常之喜接言涕淚滿衣裳挿初聞二字便是此淚應聲而落不待思想試問此時此淚出於何典一則曰感謝天地宗廟社稷之靈得以玉燭重調金甌永固矣一則曰吾君今而後其可免於乘輿播越之憂其可雪夫蒙塵犯順之恥矣一則曰吾

民今而後其可免於井里邱墟之痛其可忘夫骨肉流離之苦矣一則曰滿天下之忠臣義士積而不伸之悲憤皆可以快然而悉吐矣是一初聞之下幾點熱淚中無限感傷一齊都集初非費卻商量校論輕重只是至性醇篤自然舉心動念便是如此卻看一聯接下卻看者廻看也天下大計說完然後回看妻子則以他日之亂離犇走爲累者今皆可

安然無事。愁何在耶。天下之大計既定。內外之愁思俱釋。則平昔之借詩書以爲消遣者。今可不事矣。漫然卷去。何等身輕而喜欲狂耶。夫白日非放歌縱酒之時。而因此狂喜。則爲之放。爲之縱。而放縱之餘。即可乘便以還鄉。且還鄉又時值青春。以之作伴。以視夫昔之逃竄兵戈。滿眼雨雪。載途者何如耶。是何其一善則無不善若此也。然則吾何待耶。即

可從此巴峽以穿巫峽。而下襄陽以向洛陽矣。而吾故園之松菊。不已近在目前耶。何快如之也。此此篇一篇如一句。讀者。便易滑溜過去。誰爲之細細咀嚼體味耶。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廻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

上頭。

此以喻沉抑者之求顯達爲難也。言我泛此春江。至此寺下。而江水爲之停蓄而不流。蓋因其獨深故也。水旣深矣。而山復更高。我因登山來此官閣。適當半山之腰。坐憩於此。不覺迴添愁思。蓋此閣背山臨流。一團陰翳之景色。所倚者含風之翠壁。時有孤雲出乎其間。杳然而細也。所蔭者背日之丹楓。不啻萬

木蓊然而稠也。此閣之中。惟有小院迴廊深鎖寂寂之春。此閣之下。惟見浴鳧飛鷺閒適悠悠之晚。是何幽靜有餘。昭曠不足。沉隱之士。允爲相宜。若欲進求上達。攀躋絕頂。以見諸天盛大光明之相。則登陟爲難。遊計其涉險憑危。攀葛藤蘿而上。則時已昏黑。亦茫乎其無所復見矣。此以見人生斯世。方欲有爲而時已弗逮者。大率類是。此吾所以添愁不

置者也。觀此詩眞可爲千古之遲暮不遇者一慟焉。

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名

我本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遭亂到蜀江。臥疴遺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淸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

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烟事跡無固必幽貞媿雙全尙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鄰里憐

此寄題成都草堂以明去此之非得已也上之栖栖道途原期見用於世既已蹇矣即當衡泌棲遲故言我本性愛林泉遭亂而至蜀江誅茅經始兩年之間始得亭臺高下傲睨

清川以偕我會心之侶願已足矣何爲復出
撫如干戈不息不得高眠於是捨之而去情
非得已豈敢云蛟龍本無定窟黃鵠志在摩
天以賢達自居不受外物牽耶第因魯鈍之
姿無悔吝先幾之哲携挈以去意求平靜而
不意所至風烟輙起遂此慘澹之狀始知事
跡無憑艱難以逆料固必既無所用而幽貞徒
兩失之苟早知其若此又不若全我幽貞而

不出之爲愈也。今者經營草堂之勢。與亭臺高下之勢。俱已付之不問。惟念手植之四小松。霜骨尙未長成。恐爲蔓草所侮。然而青青不彫之致。當必亦爲鄰里所憐。而亦何須念之不置哉。噫。少陵之所遭遇者若此。其亦可悲矣。

櫻挪子

櫻挪且游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自羽有足除

蒼蠅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咂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縢

此云不棄勳舊所以明厚也一一櫻拂耳不過資其炎蒸撲滅之用而清秋之後不敢闕其緘縢愛物如是而世固有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者何耶少陵故爲此以諷切之

漁陽

漁陽突將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者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此代宗初年有吐蕃之儆諸將以程元振用事忌之而不入朝以致倉卒無備出幸陝州少陵聞而作是詩以諷諸將言漁陽突騎自

古稱雄今日之精銳猶未減也而又以赫赫之雍王奉命而節制之則兵强而將勇飄然踴躍以赴功名者肯後時哉何況朝廷當危急之秋正臣子効忠之日而擁兵不赴此其計將安出也若謂奸王在內恐後有功大不賞之虞則是自固之心甚於敵愾亦豈所以自全之道也夫擁兵自固者莫甚於祿山充其義之所極不過如彼北築雄武城以防敗

走而不知其不可得也。故爲諸將計。莫若致身事主。盡其忠痒。死生以之。是乃不失爲王臣。如其然也。則一旅之師。足以勤王而敗虜矣。今日之勢。何須十萬兵。而艱於舉動若此哉。厥後吐蕃已入長安。而汾陽以數百騎直入吐蕃。一見而受盟以去。其爲事勢。何嘗出少陵之所料耶。嗟乎。僻遠放廢之臣。而急朝廷之難若此。彼擁兵而不動者。寧無愧乎。

西山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鋋。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此因吐蕃之寇亂。而悲西民之疲於奔命也。兵法。兵自高地來者勝。蓋以上凌下。其勢易也。夷界山頂。蕃州積雪。則其地高矣。而我內地仰而應之。則築城依於白帝轉粟如上青

天其艱可知夫彼以廬帳爲城郭以牛羊爲乾餱行逐水草因糧於敵而我城須版築食須轉運其艱又可知矣是以邊釁最不可開而王者務以德懷遠守在四夷其次則用和親之法與之修好庶得邊方寧謐而民生之保全者多矣乃以元振柄用懷恩激變引誘吐蕃入寇而西方之攻戰煩興將分旗鼓兵助戈鋋殺氣相纏寧有已時耶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烟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廻首得無憂。

承上章言，殺伐既起，則捍禦爲勞，是以辛苦而立三城之戍，以防此萬里之秋，然不能禁之使不來也。烟塵則侵逼至於火井，雨雪尚封閉偏於松州，於是防戍之兵，冬寒不能罷遣，雖將軍之幕，邊風直入，而使者之裘，嚴寒

礮骨於斯時也雖欲班師休息而廻首顧望

寇壘漫山能無憂其襲入乎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𩐂崖鐵馬瘦灌口米

船稀犒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

報凱歌歸

承上章言今之披堅執銳以禦戎虜者皆吾

子弟也未嘗不鼓舞用命而深入無如賊勢

不衰關城要地猶被圍而不解以致𩐂崖要

地相持日久而鐵馬疲瘦難支灌口屯兵糗糧日耗而米船稀少是則兵連禍結尚無已時乃辯士呶呶爭上安邊之策元戎諤諤虛張決勝之威均屬無用惟有聽之運數或者上天厭亂使寇盜罷兵則烏鵲知之爲之鳴噪以報喜音然後可奏凱而歸也烏可必哉

冬狩行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

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騎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馲駝嵬峞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爲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用，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頓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迴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

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此因章留後之校獵贊其士卒之盛而諷之使勤王也看他前路贊其兵馬之雄校獵之盛獲禽之多總是譏其誤於小用中間尊之以大將望之以前賢然後責之以擒西戎使天子不再蒙塵也總是關心魏闕不敢暫忘使有位者盡能若是何患天下不太平耶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乘槎消息斷，無處覓張騫。

此各有感憤時事也。唐之肅代二宗，雖當撥亂反治之時，而措置失宜，任用羣小，以致將帥不能成功，臣鄰不能宣力，日就羸倒，不復振起，終唐之世，淩夷衰微矣。故少陵感憤而

作此詩言諸將帥皆蒙恩澤假之以兵權隆之以爵位而用兵有年禍亂不息使我至尊焦勞宵旰則蒙恩而不能成功者亦將何以上答天眷哉今日者爭戰相尋草菅民命一亂方罷一亂復興白骨之死於沙場者相屬而交戰於雲臺舊拓之邊者又漸以是疆宇日蹙使西北之通貢於中國者盡皆陷失而漢使乘槎之地絕無消息矣此其故可勝嘆

耶。

幽薊餘蛇豕。乾坤尙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愼勿呑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此第二首承上言。豈惟邊方失所。卽今之幅內如幽薊者。盜賊竊據。尙餘蛇豕。而乾坤之內。大半皆屬虎狼。且不惟盜賊也。卽諸藩鎭受朝廷之爵命。而擁兵自固。抗不入朝。徵求

之使者日相望於道路以責望於小民然則尾大不掉之勢已成肘腋已生蝥戾何暇更勤遠略而思吞青海問越裳耶大君此時無可奈何惟務姑息而不敢興問罪之師只以罷兵息戰爲名則歸馬於華山之陽意非不美而其如國勢何也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

賊本王臣

此第三首又承上言豈惟息戰又議遷都夫洛下雖爲天下之中四方貢賦之所入道里維均其積貯之富可以待翠華之留幸然而爲國者在德不在險長安根本之地鍾簴廟貌之所存豈可輕去卽使東都便有金湯之固亦不足取惟當使人心鼓舞用命則宇宙之氣常新顧何以得此於民哉不過躬行儉

德。則盜賊亦歸命矣。蓋此輩本爲王臣。不過爲朝廷誅求已甚。故鋌而走險以致此耳。豈生而爲盜者耶。按是時正當亂離之日。仍然南海求珠。皆不儉之故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雕。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此第四首。追憶房公分鎮討賊之說爲是。而

惜其不用也。言丹桂則遇風霜而愈勁。青梧則至秋日而先彫。是強幹由來尚矣。有國能用強幹之計。則羣扶之主。倍有神靈懾服。所至未有不臣伏於聖朝者也。假有逆命。則受鉞專征。託親賢以往。其穆穆皇皇之象。所處愈自卑恭。而懷德者愈遠。聲教所頒。薄海俱遙矣。是則古者封建之制。誠爲聖治之所當遵。豈必獨擁尊位以聽簫韶。而遂覩德化之

成哉盡公原是琯議而謂琯賢不宜去相位。以論救之職是故也。

寇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辭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此言諸將之不能成功。與官守之不能盡職者皆由中人爲之掣肘也。肅宗之世。李泌進直取范陽之策。而李輔國阻之。郭子儀有克

復兩京之功而置之閒散之地則魚朝恩忌之李光弼有破河陽取河北之績而抑之使不敢入朝則陳元振惎之他如讀春陵行而知袁道州之爲諸司所迫皆閹宦爲之主使百姓受其偪仄往往出而爲盜故寇滅而還亂兵殘而將疑雖有登壇之名而謀不見用假焉而已何能逭日奏功以報主恩哉至於領郡牧民者牽於符牒之徵求不能子惠黎

庶。黯然無色。及其敗乃續也。皆得有辭以自解。然則今日之勢。至尊覺戚孤立。誰與爲輔。下民盡爲寃抑。誰與求伸。詎惟有宸衷忽悟下哀痛之詔以問四海之瘡痍。則庶乎君民一體。上下情聯。而世難其有瘳乎。問瘡痍之上。妙在用端拱二字以見奉行之無人也。五詩感懷。全在君國。孰謂居江湖之遠。而遂恝然不顧哉。

杜詩言志卷九

杜詩言志卷十

佚名

傷春五首 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兇關塞三千里烟花一萬重蒙塵清路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龍

此詩亦與有感相似皆以朝廷危亂關心之

故特當春時而發故謂之傷春觀公自註題下云云則知春前若知已收宮闕即無此傷感矣首言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似喜春光之不爲兵減色而其實則怨春光之不爲兵措意也夫春光出於天而天未厭亂故春光自爲流轉濃其所自濃天下之兵關渠何事而憂心世亂者爲之遷怨於春光而傷之豈非至情之所感發而然耶然後接之曰夫

天下之兵非尋常之兵也西京乃吾君輦轂之地而疲於百戰則深入可知北闕乃吾君警蹕之處而已任之羣兇則播越可知惟此春光之濃則自此江劍以外回望京華關塞三千里之中其爲烟花斐亹何啻萬重徒使吾君蒙塵以出不避霜露御宿越在草莽誰爲殿帳之淇然則此春光之濃雖烟花萬重不足以取人之歡樂適足以動人之悲傷而

已。是安得如殷商之復興。不失其前王之道。
周室之遷洛。仍還夫舊國之容。則蓬萊雲氣。
總合從龍。是乃爲天心之正。而太平景象。不
負此春光之豔麗也。
鶯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捲幔。草碧水
通池。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原自白。淚
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
靜。北望轉逶迤。

前章專爲朝廷。此首則以己事言之。鶯入新年則逢時而語矣。花仍故枝則應時而開矣。天氣澄靑暖風入而捲幔草萌新綠寒水泮而通池。春光之可愛如此。無如人事不堪酬對。其牢落而無所底止者官軍之征調甚遠也。蕭條而無所依附者萬事之歸宿皆危也。夫吾年已暮。鬢毛原白。今春更益其白。行至窮途。淚點常垂。今春更益其垂。只因骨肉睽

離家庭隔絕不是無兄弟其如離別何也則
今日靜處巴山之外當此春色之中徙北望
鄉關迢遞不能猝至其為傷感當又何如也
日月還相鬬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
危機大角纏兵氣句陳出帝畿烟塵昏御道耆
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
釣王肯載同歸
此因傷春而追咎於人事之不善也上兩章

是因自已襟懷醜惡故把春光發放一回此一首絕不發放春光卻將天象帶來夾說以與春光映帶此又一巧妙也言日月雙丸原非相鬬而今之華夷相抗猶之日月還相鬬也星辰象緯原非合圍而今之南北兵戈猶星辰之屢合圍也天有執法之星而天子亦有執法之臣所以懾邪去枉而今則反聽信邪枉以誅執法是以變履危機也夫危機何

如乎大角者帝庭之象也而兵氣纏之勾陳者六宮之象也而出於畿甸以致烟塵昏騰於御道者舊哭把夫天衣諸軍逃散而行在闕如大將擁兵而來朝絕少何也皆執法無人而忠良斥遠故也今日屠釣之中尚有隱淪王其肯後車命載與同歸乎苟能得賢猶反治之機也

再有朝廷亂誰知消息眞近傳王在洛復道使

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無嵇紹血。沾灑屬車塵。

此下二首則暢言朝廷之可傷。而不復及春事。蓋傷春只是興起也。言今日之亂。實爲再見。此何事也。其可再乎。遠方僻處之臣聞之不勝駭悼。亦安知其消息之眞何若也。近日傳來之信。謂王人在洛。而又復有人道是朝

使俱往歸秦。但秦洛雖未可定。而奔逃之苦。則近切天潢奪馬而悲者公主也。登車而泣者貴嬪也。欲北上蕭關而不決思東巡滄海而遲疑。此時之去就未卜。安危莫保。倉皇之狀。固宜若是而朝廷之上。猶多老宿大臣。豈無一人焉以死勤事。以身殉國。如嵇侍中之血濺車塵者乎。噫。夫何未之聞也。

聞誠初東幸。孤兒徬走多。雖分太倉粟。競棄魯

陽戈胡虜登前殿王公走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

承上言豈惟大臣無可倚毗即諸宿衞之士亦皆逃散蓋以人心不屬平時不能分太倉之粟是以急難之秋皆棄戈而遁耳於是胡虜入無人之境而漫登前殿王公無禦寇之策而羣出御河諸臣之中猶有中夜聞雞而

起舞者乎。厲擴清中原之志者誰也。大君之意。亦曾興歌大風。而思得士也乎。弘威加海內之畧者誰也。徒使烽燧生於春色之中。而薜蘿掩彼幽人之泣。夫何益乎。討惟有君臣修德以盡匡棐之職。開乘作之基。則天意可廻。而時和可望。豈可長作新亭對泣哉。此詩五首。只次首討及身家。其餘四首。皆在朝廷。或如怨如慕。或如泣如訴。少陵葵藿傾陽之

性固老而彌篤也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此言釋悶言悶之不能遽釋也自安史之亂

以至於肅代之世，兵戈疊起，十年不解，至於吐蕃入寇，天子蒙塵，出幸陝州，夫豈黃帝之失道於襄野，抑豈晉明之揚鞭於湖山哉，亦迫於胡馬之犯順而已，由是豺狼塞路，烽火夜橫，變亂極矣，夫奔走者，豈天子之所願見，亦應厭苦而思所以禳之，昇平者，肄公之所以報主，固合盡瘁以求所以致之，然去奔走而奏昇平，必須改絃易轍，假使詠求之符使

不絶於塗使小民不堪其命孽孽如陳元振得全其生俾小人樂效其尤則中外咸失其心反治無由非江邊老翁之錯於料事與眼暗而不見風塵之淸也夫自言錯料事固亦謙辭然正以反明其必不然耳此又一關心治亂也厥後延至德宗尙有朱泚之難孰謂少陵之先見不如操左券哉

滕王亭子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尙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人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大抵山林清絕之境能使人愛之而忘世至於入世之人受盡無數欺淩妒害一到此雍和恬靜之處眞是心目灑然另有一番快樂老杜之入世深矣始而厭棄於機巧既而奔

走於亂離，眞是苦楚，漫無出路，一旦得遊滕王亭子，見其占踞幽勝，滿心歡喜，舉體快暢，遂爲之咏歌嗟歎，大有出世之想，言此亭子乃滕王之所創建，杭於巴山之上，其境淸冷幽異，超出於塵壒之表，我之來此，如攀丹梯而直上，何快如之，但見當此春日沖融，天光下映，修竹鶯聲，啼於其內，有如簫韶之盡善，而非巧言之可畏也，且如在仙家白雲縹緲

之境雞犬鳴吠於其間而非猙獰之可憎也羅於其下者淸江碧石砭入心脾酷愛之而不能捨也列於其側者濃花嫩蕊斑於几席四望之而應接不暇也吾觀此景雖出牧於此邦者亦將挂冠而休隱矣而況顚沛流離於道路者哉噫讀此詩吾亦爲之神往矣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

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
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
漁樵
此首有出世之想而甚歎其境界之高妙也
玉臺本枕於巴山之上因其在積翠之間遂
有似於中天又加一遙字則杳然騰出於虛
空之際矣既在虛空之際則豈非上帝所深
居之絳節朝乎既爲上帝之所居則百神自

當供御遂有馮夷爲之擊鼓羣仙自當效媚而秦女爲之吹簫且神仙萃集之地則幽𡠀不隔江光隱見直入黿鼉之窟洞悉隱微不必然犀之照也仙路常通則山石參差如鵲烏鵲之橋濟渡塵凡不啻銀河之岸也靈境若此則居此山中者自有得仙之人由返老還童而駐顏生羽白日飛升者我雖無仙骨無分沖舉然使在此被黄髮而終老於漁樵

不亦愈於僕僕道塗耶。此二詩。皆其一時欣美之辭。自非其眞。不過藉以豁一時之胸懷。又以見山光之美也。千載而下。讀此詩而思此景。即不必有此景。而但讀此詩已令人超超玄著矣。

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

室畏途邊。

少陵自亂離奔走。所避之盜非一。十年以來。迄無寧歲。今方欲向三峽下九江以適吳楚。因嚴公有再鎮之命。復作挽留。故領妻子仍還成都。此其行止。皆爲世路所牽而返。已絕無自安之計。故作此詩以自悲。言十年以來。悠悠汨汨。與歲月俱馳者。爲避羣盜故也。乃西川既無所依。欲投南國。而南國之計未就。

復返西川此豈吾心哉不過爲物所役而軀之以不得不然之勢耳夫形爲物役而神爲之傷水照其子然之影而悲淒山增其落莫之容而愁寂夫以我一人所遭之無依著若此而帶累妻子舉室行乎慄慄危懼之途吾能無缺然哉

長林偃風色廻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卻尋蹊何日兵戈盡飄

飄愧老妻

此承上文言畢室畏途邊何以明之蓋以此途中有長林焉忽爲大風所偃其勢廻復震盪令人志意俱爲驚迷不能自定也又加山中雲霧迷漫翠微之氣霑裛衫袖皆爲潤溼道旁青草蓊鬱馬飢欲食銜之而嘶人馬之勞頓若此而途中之險則莫若棧道懸於萬仞之上有時山石突兀之處棧爲之避則斜

而不能平直。常令經此者懷傾跌之懼。又如津梁之所在。其橋忽斷。而水深不能竟渡。只得繞道別尋蹊徑。此等意外之虞。咸所閱歷。要而言之。其所以致此者。皆由兵戈使之然也。而兵戈何日得靜乎。一日不盡。則飄零一日不已。老妻何罪。而倡隨者乃此一腐儒也。吾能無愧乎。

行色遞隱見。人烟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

雲呼轉石驚魑魅拜弓落狖鼯眞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此第三首則俗所謂苦中作樂也言山行之可畏若此而於其中强尋樂處則亦有可喜者如山迴路轉行人互爲隱見村連塢斷人烟時或有無僕夫穿竹徑之中則恐其牽挽而相語稚子入雲霧之內則目爲迷眩而驚呼此皆山行中自然之景又如偶然轉石則

墜落於千仞之下而格磔之聲足以驚魑魅也偶然抨弓則矢加於百步之外而矰繳所至往往落狖鼯也此其無聊之極強爲遊戲直可以供艱難中之一笑庶藉此樂以慰我窮途乎一笑暗用賈大夫射雉事趣甚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

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此詩五首總爲嚴公再鎭成都因亦復返而作本無別寄託惟其中亦有無限妙旨不可不爲點出此章首言我之復歸成都居草堂者只爲公再剖符之故然公去而我亦去公來而我亦來我豈依公爲命者哉特以公至

則治公去則亂蓋因大將歸朝廷而羣小起
異圖徐知道之亂適在公去任之時故我不
得不避於東閬也今公再至則必使治化再
行風俗再美閭閻之間皆知揖讓而無頑梗
不率之夫此誠吾所願適之樂土雖松竹荒
蕪何足論耶況公素常愛我處我以幸舍而
食我以丙穴之魚置我於兵廚而飲我以郫
筒之酒我何爲而不至哉且我若不至則負

公望我之意昔我之草堂開小徑於浣花溪上公嘗攜五馬以來臨舊所諳習今一到蜀望我而不見幾廻書札來相邀約則待我之意殷矣潛夫於此敢傲睨而不前哉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爲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廻首風塵甘息機其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此第二首承上言我之思歸蓋已久矣雖我之在錦官城西不過一草堂其爲生事至微然而是所暫安已經三年夫人貴有恆亦須貞靜鳥皮几尙在安有不思歸以依戀故巢之理況我之去也原爲亂兵之入而去今亂已平自可復來但恐遭此一番兵亂所與其處之鄰人不能無更變耳夫天地如許之大而至於今則狹隘已甚雖側身處之猶覺難

容安得置身於羲皇之上此懷古之所以情深也總爲風塵所苦無處可以息機是以如此而今幸矣謀及諸昆伯姊共說總戎嚴公復來鎮此其爲風雲龍鳥之陣最爲森嚴然則以之戡亂而於遊子之芰荷衣則甚相宜而不相妨礙也而何爲不速往就之哉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只憑黄閣老衰

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是人間行路難

此第三首則計及歸後之事言我處草堂常苦是江岸沙崩而藥欄爲之損壞又江檻每爲風湍所落而傾圮此歸時所急須料理者也所最愛者手植之新松恨不能卽高千尺我所惡者蔓生之惡竹直須斬去萬竿此又歸時所當或爲培養或爲鏟剔者也總之歸

後之生理雖有黃閣老之可憑而老去之衰顏斷無紫金丹之可返盡回憶三年以來奔走之勞竟存皮骨方信人間行路之難而況乎其在窮愁離亂之中也

竹寒沙碧浣花溪橋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豈藉荒庭春草色先拚一飲醉如泥

此第四首則追述其去此之可惜而歎今來者之可喜也言此江村竹深而寒沙輕而碧則吾所居之浣花溪也其地幽邃而曲折樹木交錯於其間如橘刺藤梢互相縈繞咫尺之間皆若迷漫而不通是以過客至此瞽裾出入愁其妨礙即在此之居人亦若周遭相似猝不能辨別東西其杳渺幽深若此眞可爲野人之居奈何捨之而去使書籤藥裹塵

封於蛛網。而勞勞於野店山橋追送馬蹄此
誠回思不堪其悔恨者也。乃今幸獲嚴公之
再鎮。使井里復得清寧此一歸也。實出於望
外。吾將何以對之哉計惟有一到之日。便藉
荒庭春草之色。先判一飲。使之爛醉如泥也。
豈謂不宜耶。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堠
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莫

教鸂鶒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荆州賞更新

此第五首則計及於到後居家之事也言我於淸江之上處處見有白蘋相襯則知春色正妍由是而歸則到故園之日殘春未罷猶得而見之矣時光既可樂而又値嚴公再鎭蜀致昇平雪山之斥堠皆無兵馬而我與之賓主逢迎於錦里之閒又何其暢遂也然則

我於此時慎毋物望自矜卽當和以處眾雖俗客到門亦當容接休怪兒童之濫爲延入也更勿行止不檢必須敬小慎微雖鵝鴨之細不教放逸以觸犯比鄰之籬落生其煩惱也然則曠達之懷又加之以謹細則風流之度不減習家池上何況荆州在邇披拂照蔭與之相賞於風塵之外哉讀此詩五六一聯知延俗客勿惱比鄰眞處世絕大學問東漢

諸君子只因過分流品致釀成黨禍殺戮至無遺類而鄉黨之中不宜以賢知先人載在古訓先生斯言其所以教萬世者深矣此詩五首向來編輯次序多誤今爲改正則確有意義可憑解人當能辨之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

燕愛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爲家

嗚呼吾於先生此詩而不勝其言之悲也兩年以來奔走於東川梓閬之間顚沛已極方欲下荆門適吳楚傍皇未果今遇嚴公再鎭得以復還成都宜其憂懷頓釋即此詩所言亦皆暢快之事而吾顧以爲其言益悲者何也蓋人之所樂者莫樂於前遂之未可量而

踴躍以赴功。所苦者。莫苦於後此之無可期

而將就以終老。故當拮据奔馳之日。此心猶

然鼓舞。惟至此日。忽念前路將盡。一切放手。

此不獨爲不祥之言。亦即此中灰冷無復更

然之機。故前詩苦境雖多。未嘗有吾生有涯

之句。自有此句。則自此一詩始。故讀此詩而

若無此一語。則不妨皆作樂境觀。如臨江竹。

覆地花。景物之佳者也。歸時適當春日。時之

最佳者也倚杖傾壺在在可樂遠鷗輕燕落落可喜謂之樂境誰曰不可而一覩於後幅吾生一何則從前諸語皆一齊變壞可樂之境轉益堪悲若曰此臨江竹覆地花皆故物也乃一別而去於今三年頻遡甲子今日歸來忽又是一年春也時日之迅速若此我於三年中何所成就也故倚杖而看孤石如我之子然一身天涯涕淚也傾壺而就淺沙如

我之拋離故土寄居浮浪也遠鷗之浮水而靜猶遠客之泛泛無所之也輕燕之受風而斜猶無力之人隨世驅逐不能自主也世路之艱難多梗如此歲月之易逝又如彼我何人耶衰羸已極倘能經此幾番周折耶吾生有涯亦可知矣故吾前者猶惓惓不釋思歸故里以邱首爲心而今已何復望耶隨他命數所至即爲歸著焉可矣觀此則少陵譜已

逆料其旅櫬他鄉而其年不永也豈止爲一

日之詩讖耶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

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羣

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粗西取邛南

兵北斷劒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其勢

不兩大始聞蕃漢殊西卒卻倒戈賊臣互相誅

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
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福孰
肯辯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
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
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
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爲遊
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
屧萬竹疏舊犬喜我歸低回入衣裾鄰里喜我

歸沽酒攜胡盧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
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
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
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

此詩大旨不過謂因亂而去亂定而來然而
總非吾置身之處誠天地間一大贅疣食微
不敢餘自怨之甚也然吾觀其前一段敘亂
處敘得何等簡潔便是史公絶妙筆法中一

段描寫亂人情景何等淋漓盡致便是三百
懲戒法旨入後敘歸來情事與前昔我今我
總起二句何等結構便是廬江小吏婦長篇
古風脫化此等詩直是天地間大造以來所
獨得之妙領非蘇李之所能夢見而況建安
七子以下一流人物耶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

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討枝彫傷幽色幸秀發疏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得愧千葉貴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青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淸風爲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蔕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跡可兩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此先生自信其所著作足以高蟠於千載之

後而非四松之所能及也蓋以事跡言之則四松初移植於先生之手始而三尺繼而人長三年之別遂不同如此然則千載之後四松之高嶓於穹蒼也必然之理矣先生安在哉若置事跡勿論且談賦詩則先生之詩傳於千載之後且將與造物同其不朽彼四松者一二千年之後必歸枯朽其析而爲薪不知其幾矣然則四松存而不能留先生空抱

其慘澹之戚先生之詩傳卽四松亦與之俱傳是先生之爲功於四松者豈止一日之藩籬與三載之隄防而已哉是以幽色秀發疏柯昂藏起淸風而灑微霜者聊以送先生之老曾未足以報先生於萬一也有根蔕者亦奚足以配無根蔕者哉至於黎庶求康等語則先生之本性時所呈露而不能免者也

水檻

蒼江多風飇雲雨晝夜飛茅軒傷巨浪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爲谷何傷浮柱欹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廈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爲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此先生借水檻之傾欹而含諷頽脫一悲扶顛之用枉其才一悲故舊之人遭其棄也言

此水檻臨於蒼江風飇雲雨之衝本爲難支

又當遊子遠出無人撐持之時則浮柱之欹也必矣然則具扶顛之才者豈眞乏匡救之策無如當放逐之餘絕口不道蓋不蒙奬勸反遭戒懲若更不知避忌而妄言興作恐爲有識者所嗤笑以爲不明於進退之理矣輕輕一語點者便住又言此檻非同大厦之傾原可以一木支柱甚易爲力至其餘欄檻之損壞者則可以不必復整以臨川而視足以

放懷於萬里原無須於此也夫此水檻雖非
復從前之舊觀然於我則爲故物正人生之
所當繫念者何今之人則每易於棄捐故舊
者何也又輕輕一語點醒便住下仍有破船
一首辭意極明故未著解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
三十載人間又見眞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

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殿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幛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厮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

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烏呼風。

唐之玄宗。爲一代英主。當其初養晦藩邸。突出而削平內難。纂成大統。及踐祚之後。遂任用姚宋。相繼秉鈞。天下大治。俾開元之盛比隆貞觀。且又風流跌蕩。精通文藝。妙解音律。

賞識奇珍。少陵生當其時、以忠愛之心、遇聖明之主、自當葵傾藿向、念念不釋、雖屢遭屈抑、不肯捨去、所謂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者是也。雖其後以安楊搆亂、社稷幾覆、然瑕瑜不掩、不得因其後之失而並議其前之非也。此詩是說曹將軍畫馬精神所注、猶戀戀玄宗、不勝鼎湖烏號之痛、首言凡屬藝事、不易有名、其得名者、大半皆係王侯將相、如國

初之善畫鞍馬者其神妙獨數江都王也乃將軍繼之以起畫一馬而人間稱爲眞乘黃復見者蓋以三十載來得善畫之名故也然名非偶得必賴有眞能賞識之人爲之品題然後其名始著將軍之所獨蒙賞識者何人乎則當時天下所羣推爲至神至聖四海九州所羣奉爲至尊無上者先帝是也蓋先帝曾有龍馬名曰照夜白珍之愛之欲從而貌

之以垂永久因知將軍善畫故召入殿庭命之貌之而將軍奉詔乃爲之貌夫貌之非徒貌其形也將並其神而傳之乃將軍不徒傳其神並傳其神之所自出蓋馬本龍種將軍得其本原之所在而精神感召至使龍池之中神物鼓舞一連十日霹靂飛出惟先帝於其畫之初成遂知其神異必至於此乃命婕妤傳詔使才人索於御府得殷紅之瑪瑙盤

以賜將軍夫瑪瑙盤者天下之奇寶也自有此賜而將軍拜舞稱謝以歸於是名震都下貴戚權門無不欲得筆跡以光屏幛是以輕紈細綺爭先恐後相追逐而飛送於將軍之門矣彼貴戚權門豈眞能知畫者哉不過爲先帝之所賞識遂從而貴重之耳夫將軍之名雖由此而得而將軍之筆實亦不虛其名所畫之馬率皆名馬不一而足卽以此圖言

之則其一爲太宗之拳毛騧其一爲郭家之獅子花此二馬者將軍未嘗言其所自而識者自能鑒別久爲歎嗟蓋雖居縞素之上而能傳出其神駿如在疆場之上關風沙之漠漠以一敵萬焉圖中其有九馬二馬之外其餘七匹雖莫辨其名目而亦皆殊絕使人望之皎然如對長空之烟雪纚纚飛動夫烟雪盤空嬌變莫測馬之飄逸駘宕似之於是

蔭之以長楸侍之以馬官廝養使九馬之神駿煥發於其間不屑爲駑下之姿而顧視槭其淸高不肯爲躁劣之性而步驟極其深穩此不獨馬之精神見並其德行而亦見之矣馬之可憐惜者若此而能苦心愛之者誰耶則前有支遁著名馬癖今則韋諷錄事固其流亞也等而上之則總莫若先帝能知畫馬又能愛馬吾嘗追憶當年巡幸新豐宮之時

建翠華之旗拂天向東而來從駕之駿馬如雲騰驤磊落幾於三萬匹之多其筋力骨節皆與此圖之神駿相同而今安在哉一自先帝大行賓天河宗獻寶而後遂不復有射蛟江水之事山陵歸於金粟不復有龍媒天馬之來遥瞻松柏惟聞衆鳥呼風而已小臣雖欲攀附龍髯以上升於帝鄉也其可得乎噫少陵至此猶追憶玄宗不置誠可哀矣獨是

作畫馬詩而筆勢之騰擲精悍便如一匹渥洼龍駒相似無一字頓置無一筆懈弛一縱便有千里之勢一落便有千丈之强飛騰變化不可方物吾無以名之亦名之曰龍池十日飛霹靂

杜詩言志卷十